

解嚴後的北醫?!

北醫!?

策劃：北青社
執行：張平江

執編：李宜恭
鍾文挺
李宜恭

近兩年來的北醫，似乎可以用「多事之秋」來形容，從較早的楊梅遷校案始，多次由學生所帶領或發動的活動便不斷，像地下刊物的出現、九二五開路案抗議事件到前些日子頻頻上報的自救聯盟、四一〇、四二九等對董事會要求抗爭活動。一直到今天學生會的成立。初步達到了「學生自治」的目的，這一切，我們所看到的是學生主動為學校、為自己的權益做爭取，我們且將這些活動稱為北醫的「學生運動」。

首先說明：是這樣的分類並不具多大的意義，我們從以八七六票高票當選的「前活動中心林忠立總幹事」為分界點，之前，我們看到的是三份地下刊物——抗體、決堤及根管治療在北醫校園裏出現，我們看到一項很重要的抗議活動——九二五開路案抗議事件。之後，我們從對董事會的抗爭及學生會成立做分析。

之一：抗體

學生權的覺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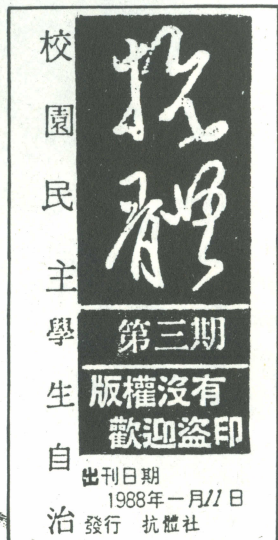
「地下刊物」的興起

地下刊物，早在七十四年十二月輔大的「改造」開始，之後七十五年十一月政大「野火」到台大的「自由之愛」，之後各院校的地下刊物便陸續蓬勃而生（參45期北青），而北醫的地下刊物，在二月份由約二十位同學成立地下社團「抗體社」，其後便出了他們的第一份刊物——五月十九日出刊的「抗體」第一期，在往後約八個月的時間，三份的地下刊物，便不定時的在北醫校園中出現，使校園內產生形式上和質的變化。

形式上而言，由於地下刊物特別凸顯教官、黨社及活動中心的存在價值及弊病問題，再加上當時正處於解嚴前後，思想上的開放正存於轉型期間。因此，正如其中一位成員所說：「我們亦是想藉此來測量看看北醫言論的尺度。」就從探詢「校園民主」的尺度開始，我們看到校園內逐漸興起的政治性

演講、探討。像去年曾經邀請過的李鴻禧、林玉體（註）等人的演講，同時，我們亦可看到教官、黨社本身自我角色的調整，更甚者，我們亦不難想見楓道旁「大小事務公佈欄」設置的用意了。

質的方面：實際上，地下刊物在形式上



所產生的效果大多是間接的，間接來自於質的變化。質的方面，不可否認的，地下刊物確是在開啓北醫這許久以來便被視為保守冷漠校園的風氣。配合當時的政治、社會形勢，多起的社會街頭運動及民進黨民代的問政形式，助長了整個社會價值觀的改變。因此

，正如我們所見的，在學校方面，即使頑固難化的官僚體系一時之間不容易改變，然而，令人樂見的是部份被凸顯的單位本身有調整，在觀念和作法上，逐漸走進輔導而非訓導的地位（雖然，「輔導」的角色扮演仍爲人所質疑），而更重要的是同學們的反應，長久以來學校對同學的「軟性控制」，也因此而逐漸失效，百分之40的投票率，不僅使前活動中心林忠立總幹事足以自傲地表示，他足以代表同學的，同時也說明同學民主意識的提昇。

「地下刊物」的影響

或許有人對以上的成就歸究於地下刊物並不表苟同，然而，在此我們要強調的是：他們開啓校園民主意識的功勞。事實上，不容諱言的，地下刊物，正如潘總教官所言：「並沒有所謂『地上』或『地下』刊物，重要在於刊物的作法和內容。」許多其中過激

抗體名詞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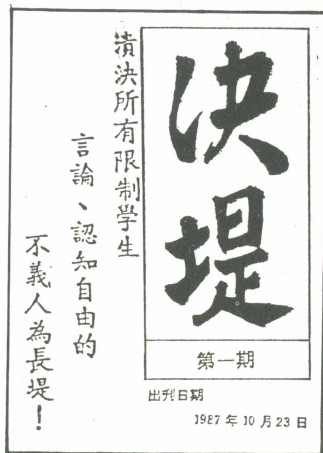
「抗體」這個名稱，除了免疫學上的意義，還包含了「反抗任何不義體制」的內涵。醫學史上早在 Thucydides 的時代就發現了人類有不重複患同種疾病的現象。我們的反抗行動，是反抗統治者越來越嚴，讓校園長期患病，是反抗自發地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實踐方式。不除去侵入醫學院中的病菌，病毒，決不停止！

或未經事實證明的文字，都是爲人所詬病的地方。不難想見的這份刊物的致命傷不在於他的發行或他的地位，而在於他的內容中攻訐文字遠比建議文字爲多爲烈。非理性的文字代替了更爲恰當的合理的理性訴求。使得同學對它存有質疑的態度，而非投以肯定的信任。然而，就如抗體第一期中對「抗體」的釋義所言。

「抗體」這個名稱，除了免疫學上的意義，還包含了「反抗任何不義體制」的內涵，醫學史上早在 Thucydides 的時代就發現了人類有不重複患同種疾病的現象。我們的反抗行動，是反抗統治者越來越嚴，讓校園長期患病的控制手腕，是自發地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實踐方式。不除去侵入醫學院中的病菌、病毒，決不停止！

相信每個人都會舉雙手贊同這段話。北醫沈疴已久，不是一天二天可以解決，不斷的努力是必須的。回顧兩年前的地下刊物，代表著北醫學生運動的起始點，除了對他開啓北醫校園民主風氣及正視了部份校園內的

不合理體制外，我們亦須指出：畢竟這些是由當時一批並未有多少社會運動學生，基於愛校及對民主的追求，所完成的刊物，一些問題，以今天來看，仍舊是個不解之題，像教官存在，黨社等，這關係著整個大學體制的合理性，因此，這幾份刊物，容或有他們停刊的原因，但不管日後或有復刊或成歷史名詞（對北醫而言）。面對過去，或許在訴求重點修正以及提出更建設性的內容，將會有更大的成效。



「九二五」抗議事件

反觀九二五開路案抗議事件，原本這便是十分單純的事，學校要遭「屍解」的命運，基於義憤，便有同學在當天養工處於杏春樓開說明會之際，於杏春樓門口靜坐抗議，這次抗議事件，動機的確單純，但或許是因此爲開北醫歷年來頭一次的靜坐抗議事件，使得校方有所行動。更加凸顯這次事件的重要性。據學校一位訓導人員表示：「並不是

反對同學們對學校事務予以關心和反應，但不希望同學們藉此來反應其他的問題。」意指在標語、言論上須有所規範。

由於事過境遷，許多當天曾參與靜坐抗議者都不願表示意見，據當天主持人醫五趙文聖表示：「當時的確是大家基於義憤而發起的。」面對學校的無能爲力，的確沒人願做中國第二。然而，這次的抗議活動真的有成效嗎？拖延了兩年，北醫仍舊逃不掉開路命運。似乎「路要開，執照才能下」的無奈感，不僅影響學校、學生也似乎認同了。

這次的抗議事件，即使今天來看是失敗的（雖然開路的路綫有變），然而，就它的意義而言，它卻代表著北醫學生對自身權益的覺醒，也正可表示北醫的學生們已經不在是沈默的一群了，誠然如一位當天參與靜坐者：「我去沒有別的目的，只爲表示我對此事的關心與不滿，也爲我自己的權益做爭取。」我們實皆應有如此的觀念。九二五事件，只是校園民主運動的冰山一角，在往後的兩年多，不斷而起的抗議，反對的行動便陸續出現了。

回顧這兩項曾引起全校關注的事件，或許早已不復追憶（許多當事人都如是說），只是，綜觀這兩三年來的北醫，種種的客觀情勢已不利於我們之時，做學生的我們又豈能再做沈默者，地下刊物，開路案，只是學生關心學校事務更積極的起點，姑不論他們的作法和內容是對是錯，但正面的肯定是應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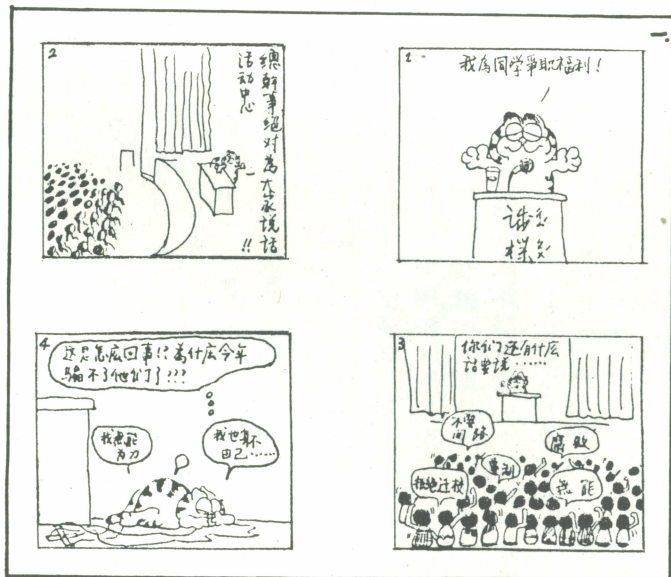
之二：學生會

學生權的落實？

學生會的成立

七十六年台灣大學修正訓導法規，代聯會改制學生會，其主席由學生普選一事使得成立學生會，一時蔚為風潮，各大學均就成立代聯會一事進行研討與籌組。然則北醫關於此項學生自治理念之落實，當可上溯至七十三年七〇一學長王世豪於活動中心總幹事任內，草擬代聯會之組織章程上呈課外活動組及訓導處，後遭校方封殺而使成立代聯會之工作一時受阻。然則活動中心章程既有之弊病，仍舊造成活動中心運作上的困擾。下任中心總幹事七一一學長呂宜興在學期末乃召集學代進行中心結算之審核，此後，校園民主及學生自治之呼聲日益蔓延，七十六年五月起北醫陸續出現「抗體」、「決堤」、「根管治療」等地下刊物，就學生權限成立代聯會事與學校抗爭。然前學校行政單位仍採一貫否定立場，反對學生會之成立。而地

下刊物乃就活動中心在收費制度及經費運用上大作文章，帶給主事者許多壓力。七十六年末進行七十七年度活動中心總幹事選舉，兩位後選人於政見上均提出成立代聯會作為選舉號召，顯然活動中心之舊有體制已明顯而普遍地受到懷疑。十二月七四一林忠立學長當選。並於七十七年三月申請成立代聯會促進會進行代聯會成立之籌備工作，以落實政見。然而此舉亦受到校方之反對並否定其合法性。而同時校方面對學生對中心經費運用的公平性提出質疑，便由訓育委員會制定監察委員組織章程，成立監委會監督活動中心之行政及經費收支。但由於監委會職權有限加上事關學生權益而無學生代表參與草擬工作，受到同學的質疑與批評；七十七年五月，新任總幹事林忠立召開第一次臨時學代大會，審核下年度活動中心之經費預算，並於臨時動議中通過成立代聯會，於章程草擬部份則付委推派趙文聖、董永能、黃正宗、李岡遠、呂秉原五人組成委員會進行工作，



同時活動中心亦藉由活動中心通訊及海報傳單之製作，並舉辦演講及說明會，使同學們能悉知籌組學生會之進度，以及學生會之功能及意義。會後董永能學長與方訓導長面談時；訓導長就「臨時」學代大會之正式性及合法性提出質疑，指出學生私下進行代聯會之籌備工作，學校無權干涉，至於代聯會之成立與否則取決於校方。

代聯會之章程草案於七十七年十月間完成，並將代聯會更名為學生會。訓導處課外活動組則下公文予各班，正式選舉學生代表，審議學生會章程，在學生會成立稍有眉目之同時，訓育會議決議由活動組李誠主任向學生建議，進行問卷調查以作為訓育委員會考量北醫學生會施行之準據。此舉倍受代促會之抨擊，認為在學生會即將進行運作之際，製作問卷調查顯然有意拖延學生會成立之時間，亦可能藉問卷之製作否決學生會之成立。

十一月二、三兩日，第二次臨時學代大會召開，歷經七小時又四十分鐘審議學生會組織章程，會長選舉罷免辦法及學代選舉辦法及施行細則。並於十一月九日發布會議公報。於臨時動議中決議問卷製作及學生會成立相關事宜交付活動中心辦理，並由游家孟等組成三人委員會負責監督。

問卷調查結果，瞭解當前學生生活活動中心及監委運作方式之學生僅佔五·八%。在學生自治組織運作方式上有六六·六%的學生同意學生會成立（包括第二次臨時學代大會

決議通過之學生會，及以此為基礎進行研討修改），而有五七·九%的學生認為應在七十八年二月一日成立學生會。由於學校堅持此次問卷調查必須執行，造成時間上的拖延。此舉引起代促會對學校推行校園民主態度的質疑緊張，活動中心林總幹事乃決定事先

夢想與實踐 的路

獨立、自由的大學，是我們年輕的華
學生自治是我們實踐的路
學生自治——太多人誤解其意
學生自治——不少人誤解其意
不了解的人，認為我們懶惰、無聊
關心的朋友，請怪我們軟弱、妥協
我們知道努力不夠
但改革的腳步永不會停止
直到——完整、自治的學生會
獨立、自由的大學
公平、正義的社會——
實現的一天。

學生會問答錄

學生會是夢想實踐的路

「偷跑」，逕行成立學生會長選舉委員會，公布候選人登記辦法，後江萬煊院長聞及此事，乃於「院內大小事園地」看板上張貼公告，否定選委會為校方認可之合法組織，致使大多數同學對會長選舉抱觀望態度，並且從而懷疑學生會實行之可能性。結果藥四王

漢珉學長在同額競選的情況下，以二九八票一百分之得票率當選為北醫學生會會長。而其資格後來亦受校方之認可並籌組學生會行政中心之內閣。

七十八年六月二日召開第一次學生會學代大會，選舉醫五李彬州為第一屆學代大會議長，會中就第二次臨時學代大會通過之章程進行審議與修正，並討論收費問題。至此學生會之成立總算步入尾聲。但此次大會的召開亦突顯許多問題。部份學代認為學代大會應有成形之利益團體意欲染指經費資源，在討論有關刊物收費時，有學代認為刊物室「派出」十一位學代進行護航而蘊釀集體退席以示抗議，意指刊物室此等「黨團運作」有損學代大會之公正性。而同時亦有某位學代出示了曾在院內大小事園地張貼之海報，說明其於大小事園地看板上發現此抗議刊物室不應收費之海報。這些事件使許多學代及同學懷疑學代選舉是否合情合理，而且會議進行中，部份學代並不熟悉議事規則，造成會議進行過程中毛病百出，而議長亦未能有效控制場面，使會議順利進行。甚至會中決議之學生會收費方式在會後，遭受同學之抨擊，認為在無預算審核之情形下，學生會逕於註冊時收費，此舉顯然不合情理。後來王會長乃召開臨時會議，通過暫緩收費，暫時平息了爭議。

學生會的意義